

行走在灵魂的上空

易道禅



作家出版社

行走在灵魂的上空

易道禅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行走在灵魂的上空 / 易道禅 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1
ISBN 978-7-5063-6703-5

I. ①行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②
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62887 号

行走在灵魂的上空

作 者: 易道禅

责任编辑: 秦 悦

装帧设计: 薛 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50 千

印 张: 19.5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703-5

定 价: 3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《行走在灵魂的上空》为易道禅近年来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散文随笔结集。

按照文章体例与题材，全书共分七辑，每辑以时间为序。第一辑为心灵美文；第二辑为叙事散文；第三辑为城市随笔；第四辑为文艺随笔；第五辑为旅行游记；第六辑为世事杂谈；第七辑为西部漫记。

易道禅散文以优美文笔与理性思考见长，对历史的反思、对人性的阐释、对灵魂的拷问，莫不彰显作者的人生哲理和思想境界，并蕴含着强大的人文精神和崇高的美学取向，是当今浮躁的文化市场中不可多得的心灵盛宴。

目录

第一辑 遥望海岸线

- 遥望海岸线 /3
行走在灵魂的上空 /7
日出三题 /12
大道如青烟 /16
黎明与黄昏 /18
高原与沙漠 /20
沉醉在无邪的音乐王国 /23
书约黄昏后 /27
上帝是谁 /32
我选择敬畏生命 /35

第二辑 比传说更美丽

- 比传说更美丽 /41
风中的小岛 /44
陌上桑 /48
杜鹃啼血时 /51

竹殇 /54
又见兰花草 /57
为灵魂洗个澡 /59
月照湘江 /61
故乡的雪节 /63
幽谷百合 /66

第三辑 北京札记

雪落三千年 /71
路之魂 /76
漂泊在城里的海 /81
中国第一街 /85
城市之门 /90
长城的背影 /94

第四辑 审美与思考

长江三绝唱 /101
边塞三人行 /105
灵魂深处的歌偈 /107
倾听关于女性的天籁 /111
夜赏《西厢记》朝品《牡丹亭》 /114
清朝杰出的三大女诗人 /119
《水浒传》中的女性世界 /123
诺贝尔文学奖启示录 /128
文化漫谈 /132
诗人的生命从死亡开始 /137

第五辑 山外青山楼外楼

- 雾中看庐山 /143
黄山听雨 /146
华山道 /150
泰山的奥秘 /154
张家界的启示 /158
山外青山楼外楼 /162
黄河三峡 /167
屋顶奇谭 /173
高原走笔（一） /177
高原走笔（二） /181
从香榭丽舍到枫丹白露 /186
人文精神的滥觞中心 /190
泰晤士河岸上的大不列颠 /194
Oxbridge, 巨人的摇篮 /199

第六辑 世镜百叶窗

- 品茶有道 /205
饮酒若禅 /208
趣说花中四君子 /211
城市三弹 /215
闲话世界杯——意大利和阿根廷密码 /222
我看圆明园的重建和秦皇陵的挖掘 /226
帕瓦罗蒂应该到青藏高原唱《我的太阳》 /231
春节不能承受之重 /235
清明不应是鬼节 /239

巴国笔谈（一） /242

巴国笔谈（二） /245

三美重庆 /249

三都重庆 /256

三峡重庆 /263

第七辑 大草原大雪山

初到“草库伦” /271

“那达慕”盛会 /274

谒成吉思汗陵 /276

情系锡林郭勒 /278

呼伦贝尔之礼 /281

再见！江格尔后裔 /284

雪域·天路 /287

风雪唐古拉 /289

悲情大草原 /292

纳木错奇遇 /295

拉萨谣 /298

闯进阿里无人区 /301

第一辑 遥望海岸线

遥望海岸线

我在沉寂的清晨，为了给困倦的身心放一次假，只身来到海边。海岸线很曲折，身临其间，七拐八弯，你已摸不清海的方向，也看不到岸的尽头。但海域很宽广，能够让心情放飞。

如果赶上海潮，你吮吸着潮湿的空气，听着涛声归去又来，望着礁石沉没又起，久而久之天地悬浮，你的心里唯有独我的存在。若是恰好遇到海啸，在惊怵中可能会有草创的原始思想随着狂涛滚滚而来。

我在云层密布的红树林里喘息，直到海啸踏浪而去。不远处有一个岛子，有鸥鸟绕着它翱翔，它快乐地行吟。不久便有几只帆船驶向离岛，鸥鸟赶紧地逃遁。

风和空气，在海边实际上是同一种元素，没有风的日子，你在海边会窒息；海风刮得猛烈的时候，你的大脑氧分太充足，这时，各种奇怪的念头就会活跃起来，又会如一股飘风羞答答溜进海风的队伍。于是为了找回自己的思想，你就在海边跟着海风跑——

如果，这时大陆漂移说正在验证，我不知道自己将漂向何方。每一个板块都会撕裂存在，然后重新存在！每一个板块都将再次编排新的故事，隔断传统血缘，然后重新考古挖掘渊源。我独自跑在

沙滩上，风牵引着我，很像跑在云霞上，尽管云霞这时就罩在我的头顶，我总觉得霞光来自于我的脚底。我被金色的思想托起，腾云雾。此刻海风轻轻地对我耳语：你想往哪里去？我立刻大声答道：我要到那座离岛！

风儿一停，我降落在岛上。

在这个岛上我惬意地游荡，仿佛我就是岛上的居民。两棵椰子树并立在沙土上，我站在它们的中间欣赏那一堆鸟粪，结果还发现了几只鸟蛋。我不认识这些蛋，它们的妈妈我也不认识。椰子树的躯干很沧桑，它们被飓风摧残，被海涛侵蚀，被阳光暴晒，还被人用刀割裂。椰果掉在地上，砸在沙土上弹一弹，滚到了鸟蛋的一边。我像猿人般用手抠，用石头砸，终究没有吃到椰果的美味，这时我才感觉到现代的人是多么地退化。

对岸是绵延蜿蜒的海岸线，远了，你有时觉得它也是一座岛，只有鸟儿认得大陆与岛屿的差别，因为它在空中。如果我的思想这时还在风中，当然也就是还在空中，也会认得这个差别。大陆的海岸线与岛屿的海岸线，没有什么区别，渔人靠拢一上岸，也就归家了，不管这条线的长短。有时根本就不上岸，船就搁在港湾，到明天天空翻起鱼肚白的时候，渔人就驾船出海去掏另外的鱼肚白了，海岸线对他们来讲不过是泊船抛锚的客栈。

有些时候，云会悄悄地落在岛与对岸之间的海面上。云是亲水的，岛是亲大陆的，于是就有了四维空间的对峙。云把其他地方的声音带来，甚至把其他地方的画面带来，当然最多的是海岸线被摆放在云的边缘，随时被扭曲、撕裂。这时云会把风赶走，思想不是坠入海中，就是跌到陆地。所幸我已经在这个离岛，毫发未损。

这个离岛其实大部分是珊瑚礁石组成，间杂一些沙砾土壤。滩涂绵绵亘亘地撒在浅海的怀里。放眼大海，像这类岛屿简直是星星布阵。我看到的到底是大陆岸线还是更多的岛屿岸线？我也许在某个瞬间意识到海岸线就是由这些不规则的离岛、半岛、群岛和三

角洲构成，才猛然醒悟自己其实仍然身处海岸线，我在海岸线遥望海岸线。

海岸线是有生命的。曾经有一个渔家少女，她站在海岸线上久久地眺望大海，看样子她的思绪与感情跟大海已经一体了。后来，她沿着海岸线走啊走啊，再也没有回头。少女成熟了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！海岸线在无数这样的女人的熏陶下，无论是扩张、裂变、膨胀、丰满，一个生命成长和成熟的过程，它都无所不俱。

来了，归来了，一艘风帆饱满的渔船要停泊在我的这个离岛，他们是这里的真正主人。是风将他们送走，也是风将他们送回。我想问一问他们对于风的感受，他们望了望云彩，然后用手指了指远远的海岸线，走了。

小时候喜欢听老人讲故事。我的外婆说，两个冒险家到一座孤岛上去挖宝藏，果然发现了蓝宝石，由于船小宝石装得太多，船行到茫茫海域的时候就要倾覆，两人急忙祷告上苍，那可是真诚的祷告，绝不是装模作样。上苍有回音了，那位历经万世的老人从天上丢下一根绳索：“你们二人只能选择一个留在船上，另一个拉住这根绳子，这样两人都可以活命。”年轻的一位看着满满一船宝石没有反应，年长的那位想生命都已经在关键时刻了还要宝藏来干什么？他还年轻那就留给他吧，我就选择这根绳索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。上苍将他降落在他们挖宝石的那座孤岛上，他每天遥望着远方的海岸线，这时他发现生命是多么地美好，以前不知道生命是咋回事，现在处于困境之中才生出无限眷恋的感受。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回望生命吧，在这里海岸线就是人的生命线。

然而我们不追求冒险精神了吗？那也是一种境界。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境界，那位载着满满一船宝石的年轻冒险家多么舍不得财富，却舍得自己的生命。他终于航泊到了岸边，可是刚登上岸就被海盗把宝石一抢而光，最后血溅海岸线。

尼采为证实善恶的彼岸，借阿拉克萨哥面对帕特农神庙高声喊

道：“生成不是道德现象，而只是艺术现象！”平和或冒险，贪婪或轻利，回望或眷念，也是艺术的恣意任性，尼采有句话叫做“创作冲动与宇宙游戏”。

遥望海岸线，可以明生死之道辨善恶之理。我依然追逐着海风追寻我自己的思想，虽然身子还在离岛，我的影子已经站在了海岸线上。我在海岸线遥望海岸线。

“幽美的丧钟，那来自迢迢的远方，悲泣着清晓之前逝去者的钟声，把我从海岸的舟中惊醒。”

我在海岸线遥望海岸线！

2003年6月22日

行走在灵魂的上空

我不知道我是谁。我不知道谁是我。

苏格拉底说“自知自己无知”。我既无从知道自己，故而连无知的资格恐怕也没有。《马太福音》中马可叙述耶稣洗礼时的情形：“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，降在他身上；又有声音从天上来，‘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欢你。’”上帝耶和华自认耶稣是他的儿子，圣母玛利亚无话可说，她享受了天孕，理当奉送一个儿子。

耶稣不知道他自己是誰，所以他无所不知。他是全能的。

我达不到无知的境界，更达不到无所不知的境界。我在这两者之外。

庄子梦见自己是蝴蝶，于是蝴蝶就是庄子；歌德幻觉自己是浮士德，或者是魔鬼墨菲斯托；尼采干脆就化身为查拉斯图拉；卡夫卡甚至变形为一只甲虫。他们的人格分裂了吗？不，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和人类的无知而无比渴望真知。

聪明人崇拜上帝，一般人崇拜伟人，愚蠢人崇拜自己。

与崇拜并行的是迷信，科学对权威的迷信，自由对思想的迷信，精神对灵魂的迷信，智慧对理论的迷信，天才对神话的迷信。

无知不是偏见，无知不是极端。无知是无极，无知是无限。

伏尔泰说“阅读长灵魂”，《圣经》说“文字是世界”。于是我阅读文字。

“我在无知的世界里……旅行，如果我却已逃避开现实凶猛的炙热而沉醉于冰冷的现象，这是因为……因为当我找到了空无，我已经找到了美。”

“世界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落脚在一本书里（诗人用语言建造的世界里）。”

二

人习惯于在浩浩宇宙苍穹中展示自己的雄心，习惯于在滔滔历史长河中炫耀自己的博识，习惯于在茫茫永恒时空中美化自己的价值。境界无惑，迷津无渡，思想无为，人不过山中泥丸、海里浪花，无论伟人还是庸人委实是草木一秋、云水一露，使命何其短暂力量何其微弱。那些威风一世的帝王们或是烜赫一时的权贵者，莫不是在人间岁月的河床里淹没甚而腐烂吗？那些追求无尽真理的思想家们、探索无穷奥秘的科学家们，最终不也在漫漫人类发展史的天屏上留下一星星磷火，在寻求真知的滚滚洪流中沉淅为一颗颗沙粒吗？

卢梭在孤独的黄昏漫步，他为忏悔自己的一生而奉献了一生。康德仰望头上的星空，他为心中的道德律而付出道德的筹码。但就是这一漫步这一仰望间，我们人类又从某个无知递进、升华到新知的阶段。这是以牺牲或者舍弃自己的名利作为代价——人格健全者的心灵创伤。尼采脚踏上帝的意志，双臂张扬超人的羽翅，高呼人类是强者，重估一切价值！胡适打破偶像的崇拜，呼唤人性法度的回归，倡导民主与自由，高扬人文的大旗！他们都曾被利用，他们都曾被误解，都被丢进垃圾桶。

有多少次，对于这些先行者，我用生命为之行吟，我用灵魂为

之哭泣，我用智慧为之咏叹！他们是一星磷火，他们是一颗沙粒。

大千世界芸芸众生，谁有幸观赏一场壮丽的火山喷发——在那悲剧似诞生的火山中，你还能发现一星磷火，一颗沙粒吗？

但人类的火山，就是那无数的磷火、无数的沙粒结构而成。火山终究要熄灭，归于寂静，归于无极。杜甫说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”，江河之磅礴，一滴水之源也！

三

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告诫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”。

然而，我却经常做着同样的噩梦，重复着同样的厄运。

我一贯依然故我，旧态复萌，故伎重演——我曾经为自己为朋友写下忏悔录，也为朋友为自己写下墓志铭。我想冒充高尚，我想为我的身心立下一个可企及可触摸的标高。我也想抖开一切面具下那张苍白的脸孔，那隐藏在脸孔背后的思想。

我常常叹息卢梭那悲怆的忏悔带给我痛楚的震撼，我的深心为我的理智揭去阴郁的枷锁，复又热泪纵横。我也常捕捉鲁迅那沉痛内心独白中潜隐的灵魂，这个灵魂是不完美的半成品，而唯其不完美，才是最完美。面对这唯一的遗产，我唏嘘不已。

我独立不羁，我天马行空，我渴望行吟泽畔，作忧愁的“离骚”，昂头“天问”；我崇尚自由，我追求奇迹，我企盼在惬意的时光，回首“荒原”，听郊野的“四重奏”。

我哭，我歌，我流泪，我狂笑，我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而悲哀，我为总是踏进同一条河流而悲愤。

什么是同一条河流？是永不满足的思想！是永不妥协的意志！

什么是同一条河流？是死而复生的真理！是苦尽甘来的幸福！